高僧傳卷第十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習禪二十一人　明律十三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釋賢護五　釋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法晤十八
釋僧審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頭陁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无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乱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逗江左復歷名山修己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无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

內

身所苦都愈是夕便起澡浴為同住
及侍疾者說己所見并陳誡因果辭
甚精析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
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二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
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
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
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无懼色
雇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
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
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栖神之處
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
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
虵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
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寒石山住
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
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
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
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
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
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
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无氣

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
年郭鴻任剡入山礼拜試以如意撥
胷颯然風起衣服銷散唯白骨在焉
鴻大愧懼収之於室以塼壘其外而
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三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
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
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
竟忽有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无
他後移始豊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
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
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
俄而群虎皆去有項壯虵競出大十
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
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
既重来止此山弟子輙推室以相奉
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
神曰弟子无為不尒但部屬未洽法
化卒難制語遠人来往或相侵觸人
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
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
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

宋諧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
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
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
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
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
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
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
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
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
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
終古以來无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
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
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
聞行道唱薩之聲旦復欲前見一人
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
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
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
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
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袷來曰此乃
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
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
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
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

復欲更往見横石洞開度橋少許覩
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説因共燒香中
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
来此今未得住於是而返顧看横石
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帝普下
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灾猷乃
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来
悔過云横勞法師是夕星退别説云攘
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
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緑色晉義
熈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
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輙雲霧所惑
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
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
今尚在

釋慧嵬四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
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
無頭鬼来嵬神色无變乃謂鬼曰汝
既無頭便无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
便隱形復作无腹鬼来但有手足嵬
又曰汝既无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
哉湏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

又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来求寄宿
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
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来以相慰
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嵬執志貞確
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无
以革囊見試女遂陵雲而逝顧而歎
曰海水可竭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
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興法顯俱
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五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来止廣漢閻興
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
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
光明照滿寺内遺言使燒身弟子行
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
之塔下

支曇蘭六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
万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
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
日忽見一人長大數呵蘭令去又見諸
異形禽獸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
乃屈膝礼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

宋許

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尒後三
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弥峯俄而有
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
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
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往在何
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問今
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
法竟䞋錢一万蜜二器辞别而去便
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
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
十有三矣

釋法緒七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
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冢間頭陀山谷
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
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
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
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
起冢塔焉

釋玄高八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万年人
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
一女即高之長姉生便信佛乃為母

祈願願門无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
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
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
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
以兒生瑞地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
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
異曰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
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
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来候高父母
云昨已相送今復覔耶村人云都不
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
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
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
蹔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
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
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
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閞中有浮馱
跋陁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
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
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顔推遜
不受師礼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麦積
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禀其禪道
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

宋許

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
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
禪師曇無毗来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
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
僧禀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
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
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權侔偽
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无毗既西
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
搆玄高蓄聚徒衆將為國災曼信
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
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
所宅高徒衆三百住居山舍神情自
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
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
士往往来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
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
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
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
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
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
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
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

接弘既聞高被擯揞欲申其清白乃
不顧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
賔主儀畢便謂王曰既深鑒遠識何
以信讒棄賢負道所以不遠數千里
正欲獻此一白王及太子赧然愧悔
即遣使詣高畢辭遜謝請高還邑高
既廣濟為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山
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呪願曰吾
揞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
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
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
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賔發高勝
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
量褊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
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
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
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
定水无底大生愧懼時魏虜拓跋燾
僣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社
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
偽太子拓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
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
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宋 許

宋 許

肅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
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肅驚覺大
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
過實如皇靈降誥肅於太子無復疑
焉蓋高誠感之力也肅因下書曰朕
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永隆万
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
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
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
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
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
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
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論道
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
其令 皇太子副理万機揔統百
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
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
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
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崔
皓寢天師先得寵於肅恐晃纂承之
日奪其威柄乃譖去太子前事實有
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
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

邑害壽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収高高
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
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
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
書韓万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
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
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
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
嘉二十一年也當尒之夕門人莫知
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
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
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
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
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
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
里旦忽見一人告云以變仍給六百里
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
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
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
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
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
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
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

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
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
修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絶也明
日還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
墳即空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
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
業忽聞怛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
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
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
達頂礼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
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苦
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
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
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
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
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
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
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
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拓跋
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
沮渠茂虔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
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礼
釋僧周九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十三張 內

宋 [illegible]

釋僧周不知何人姓高烈有奇志操
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頭
陁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
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
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溪谷險阻
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
暴傳者悲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
興佛法偽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
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
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辞以老疾
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
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
後出燒身經三日方盡烟焰漲天而
房不燼弟子収遺灰架以塼塔弟子
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
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
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
在今日若被誅翦自身當之如其獲
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
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
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抂道接
足致敬亮為陳誡禍福訓示因果言
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憙各不自

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閑中大
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十
釋慧通関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
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
師慧詔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
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栖神彼國微疾乃
於禪中見一人来形甚端嚴語通言
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相暉
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
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十一
釋淨度吴興餘杭人少愛遊獵嘗射
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慶
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
三十餘万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
若邑中有齋集輙身然九燈端然達
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
子去今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
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香
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
聞見
釋僧從十二

宋許

釋僧從未詳何人稟性虛靜隱居始
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
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强
礼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為林下之交
每論道說義輒畱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十三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
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
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
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
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
告衆云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
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
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
見空中紺馬背負金棺昇空而逝

釋慧覽十四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
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
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
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弥勒受菩薩
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于填復以
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
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

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
居之後移羅天宮寺宋文請下都止
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勑令
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
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為造禪
室於寺東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十五

釋法期姓向蜀都郫人早喪二親事
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
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諳知
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
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
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
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
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
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暎
尸體更香潔時屬龍花寺又有釋道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十六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起家入道專精
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至王休之
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
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

宋　喜不

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輙
脫衣露坐以飴蚊䖸如此者累年後
入定見弥勒放齊中光照三途果報
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
於定中滅度平坐繩床貌悅恒日

釋普恒十七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
常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
人叙之並未之信後甞求出家止治
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
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為同意
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
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
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
八未亡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无感
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
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
奴不解强取卧之屍竟不申衆僧来
見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申衆
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即申申已復更屈
生時體黑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
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
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讚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貫志靖一念會道場
空過万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
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
叅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
方化逈

釋法晤十八

釋法晤齊人家以田來為業有男六
人普皆成長晤年五十喪妻擧家爵
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
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栖
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
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
因為剪逕闢山造立房室晤不食粳
米常資麦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
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陁山澤不避虎
兕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
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
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
謂其所住為頭陁寺焉

釋僧審十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沉之
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
春石磵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

宋 禧

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
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
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群刼入山審端
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
勗刼賊慚愧流汗作礼而去靈鷲寺
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
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插玄寺文
惠文宣並加敬事傅琰蕭赤斧皆諮
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
因彈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斛
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
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
亦各有異迹

釋曇超二十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
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上都龍
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
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
祖即位被勑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
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
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
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
稱嚴鎮東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

羽衛達翩下席礼敬自稱弟子居在七
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来侵礼富陽
縣人故冬鑿欑山下為塼侵壞龍室
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
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
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
蒼生功有歸也超日興雲降雨本是
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
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
耳遂許之神倏忽而去超乃南行經
五日至赤亭山遥為龍呪願說法至
夜群龍悉化作人来詣超礼拜超更
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
雨乃相看无言其夜又與超夢去本
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輙不敢
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
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舩於江中轉
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舩石首轉
經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
収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二十一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
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

中興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
屍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
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
像於是搥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
中見一女神自稱吕姓云常加護衛
或時有白猨白鹿白虵白虎遊戲堦
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
王聞風祗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
蹔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礼少時
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
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論曰禪也者妙万物而為言故能无
法不緣无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
迺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
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
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
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
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
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
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
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定為用大矣
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
法護譯出禪經僧先曇猷等並依教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十二張　内

宋 許

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内踰喜樂外折
妖祥賔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絶石
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賔禪師
佛䭾跋陁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
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
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
等亦雁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
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
酥過石壁而無壅擧大衆而弗遺及
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
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而更起道
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欝頭藍
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
陁所乱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
應此夫坐禪之於日月曾是為疋乎
贊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
方備幽尋五門棄惡九次蘩林枯鑠
山海聚散㝵沉慈德裕矣如不勵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十張 丙

宋
喆下

釋志道九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一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二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俊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內道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

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
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
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業以
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
五業弟子慧光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三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
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
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
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
至京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
誦以詢德為物軌乃令更振他寺於
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
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四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
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
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
風聞勑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于中
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
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
不現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
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

德定既虚誑事暴即日眀擯璦仍
著識衆論以示来葉璦既學兼内外
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
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
友素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
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
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
又有道表律師卒真有高行宋明帝
勑晉熙王爽從請戒焉

釋道儼五

釋道儼緯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
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
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
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
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
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
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六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
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蔬
食及受具戒執操弥堅常遊心律苑
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
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

宋
許

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
遊巴蜀專任弘通須之東下止江陵
琵琶寺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
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循窮經律禪
慧之風被於荊楚州將山陽王劉休
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
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
禪房屈膝恭礼後卧疾少時問侍者
日中未荅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顔貌
怡然忽尒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
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
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七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
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礼佛燒
香香烟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
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流泣後卒于
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八

釋道營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
晩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
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
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
範張永請還吳郡恭興宗復要住

宋 禧

上虞永後於京師婁胡苑立閑心寺
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
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
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
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山講摩訶
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
止閑心寺焉

釋志道九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温謹十七出
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
无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
欽德致礼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
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
既揩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
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
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申
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
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携與同逝以永
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
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
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頴十

釋法頴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
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

復以律藏知名類伏膺已後學无冊
請記在一闡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
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
寺以顯學業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
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
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為僧主資給事
事有倍常科顯以從來信施造經像
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
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
時天寶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
毗尼為瑯瑘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十一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
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
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
剋己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
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
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
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經輙見
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
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礼懺不
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
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

高僧傳卷第十一 [illegible]

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烟焰衝天
三日乃盡収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
塔焉

釋智稱十二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
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
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
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
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己却乃歎
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
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
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
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仰禪師
下都供養稱便来意歸依仰亦厚相
將接及仰反汶江因憩遊而上於蜀
裴寺出家仰為之師時年三十有六
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
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
值義嘉遘乱乃移卜居京師遇穎公於
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
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
聞其往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溫
誦小品研攡毗尼後餘抗寶安寺擢

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栖寺復
屈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
示以憲章須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
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
入道務遣繁累常絶慶弔杜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
春功之制末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
講説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悲慰勲訓
最亦以孝慈臨别涕泣固留不止還
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三十
餘遍齊永元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
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
並善毗尼為門徒所挹

釋僧祐十三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
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
礼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
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
四家人密為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
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
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
明初受業於沙門法頴頴既一時名

既為律學所宗祐迺竭思鑽求无懈
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勵先哲齊竟陵
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
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
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
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无遮大
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挍卷軸
使夫寺廟開廣法言无墜咸其力也祐
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摽尺
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
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礼遇
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腳疾勅
聽乘轝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
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
請事師礼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
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
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万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
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
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
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
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
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

奎

弥明律等皆行於世
論曰亂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
防非是故隨有犯緣通製篇目迄乎
雙樹在迹為周白金河滅影迦葉嗣
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
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
御之言滿八十夏其文通說於是題
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
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掘多此五
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
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
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
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
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
藏於是手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
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
開遮廢立不无小異皆由如来往昔
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
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
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擭一
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罪目不无優降
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来在世有
夢疊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

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頗
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无毱多即曇
无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
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
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轉諸煩惱名迦葉
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
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
是五部雖各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
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
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
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出律也從此
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
統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
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
二本悉從大乘出无是亦無非我
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
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為
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弥沙塞
生一部迦葉毗生三部並是佛泥曰
後二百年内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
百年中曇無德所生也經中或時止
適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
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

李

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
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
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无
德部佛陁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
訶僧祇部及弥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
佛䭾跋陁羅譯出僧祇律佛䭾什譯
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
或言梵本已度未彼翻譯其善見摩
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
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
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
入関中及往荊陜皆宣通十誦盛見
宋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
其間璦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
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研其後
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闡
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
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
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
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礼義
為先礼記云道德仁義非礼不成教訓
正俗非礼不備經云戒為平地衆善
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律解五

法制使先知斬草〻相不可不識然
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課執之徒
互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
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
及波離上能漉水囊已謂行齊羅
漢唯我曰僧餘皆目想此則自讚毀
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
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
通方於是扈背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
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
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
相鼠看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杅設戒几杖施銘人如不器
奚用尅成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緘持
口意枯槁心形恬感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